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S/1996/456
21 June 1996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按照安全理事会第1019(1995)号决议提出的
关于克罗地亚境内人权情况的进一步报告

一、 导言

1. 本报告是按照安全理事会1995年11月9日第1019(1995)号决议和1996年2月23日的主席声明(S/PRST/1996/8)提出的,其中除其他事项外,安理会请秘书长通报安理会,说明克罗地亚共和国政府为执行安全理事会第1009(1995)和第1019(1995)号决议所采取措施的进展情况。这些决议是在1995年5月和8月克罗地亚采取军事行动后通过的,克罗地亚政府通过采取军事行动重新控制了以前塞族人在其领土内位于西斯拉沃尼亚和克拉伊纳区内的各个控制地区,这些地区被指定为联合国保护区(联保区),并为众所周知的西区、北区和南区。安理会在这些决议中,除其他外,要求克罗地亚政府充分尊重以前各区内的当地塞族居民的权利,包括留下、离开或安全返回的权利;采取紧急措施制止在各该地区进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侵害人权的行爲;并调查所有这些违反和侵害情事的报告,以使应对这些行为负责的人受到审判和惩罚。

2. 在1996年2月23日的主席声明中,安全理事会进一步吁请克罗地亚政府认真考虑赦免被控参与冲突而仍被拘留的当地塞族人、敦促克罗地亚政府毫无保留和毫不迟延地遵守支持国际法庭的义务。安理会仍然深切关注愿意返回的克罗地亚共和国难民的情况。安理会对迄今尚未在这方面采取有效措施表示谴责,并要求克罗地亚

亚政府确保迅速处理难民提出的所有请求和强调行使返回的权利，不能以克罗地亚共和国和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之间关系正常化的协定为条件。最后，安理会吁请克罗地亚政府取消其以前作出的暂停执行影响到少数民族权利的宪政法中某些条款的决定，并着手设立一个临时人权法院。安理会提醒克罗地亚政府，促使严格尊重属于少数民族的塞族人的权利对于顺利执行1995年11月12日《关于东斯拉沃尼亚、巴拉尼亚和西锡尔米乌姆区的基本协定》(S/1995/951,附件)至关重要。

3. 我上次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S/1996/109)是在1996年2月14日提出的。本报告叙述至1996年6月初为止的进一步事态发展。

4. 应当指出的是，安全理事会决定联合国克罗地亚恢复信任行动(联恢行动)的任务于1996年1月15日终止。任务的终止规定不仅要从西区、北区和南区撤出所有的联合国军事部队，而且也要撤出其属下的文职人员，包括联恢行动从事政治和人道主义事务的人员和联合国民警。因此，为满足安理会1996年2月23日主席声明第7段的要求，本报告的资料是由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外勤业务根据从克罗地亚各个其他来源得到的资料汇编的。这些来源包括欧洲共同体监测团(欧共体监测团)，因为其官员对广泛的人道主义问题的发展情况进行了监测，并出席了因1995年夏季克罗地亚的军事行动而进行的审讯程序。其他资料来源为：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和独立监测事态发展的各个当地和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

5. 同时，本报告也考虑到1996年6月10日克罗地亚政府编制的题为“克罗地亚共和国政府关于安全理事会第1019(1995)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的文件(以后称为“政府的报告”)。

6. 首先，必须强调自我上一次提出报告后，在前北区、南区和西区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这个变化涉及大量克族人在这些地区重新定居，这些克族人包括在战争开始时被迫从这些地区和东斯拉沃尼亚区流离失所的克族人，以及来自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这两个地区的克族难民。来自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特别是伏伊伏丁那和

科索沃区域的其他克族人也移居到这些前区域。由于在上次夏季军事行动后逃离该地区的克罗地亚塞族人所拥有的财产被许多这些人占据,因此这便大大影响到该区域的种族平衡,并使克罗地亚塞族人返回的可能性深受怀疑。本报告后面对此问题作了深入的审议。

二、侵犯人权情事和政府的反应

A. 一般人权情况

7. 所有证据表明,自从我1996年2月14日的报告以来,克罗地亚当局并没有实行有效的安全措施来防止留在从前各区内的塞族人受到骚扰和迫害。这个问题在前南区的克宁地区尤其严重。从该地区还不断收到大量报告,叙述正在发生的抢劫和威吓行为,而且国际观察员也将该地的当前气氛形容为“无法无天”。国际观察员和当地观察员所记录到的控诉,不仅来自住在该区的塞族人,并且也来自最近几月来移居该地的一些克族难民和流离失所的人,这都增强了这些报告的可信度。

8. 在该地区发生的杀人和放火事件虽然要比人身恐吓和抢劫行为少很多,但一直是使人关切的事项。政府的报告指出,1996年1月1日以来,该地区共发生过12次杀人事件(其中一次有两人被害),并且报告说,6次杀人事件已经破案,对6名嫌犯提出了刑事控告。政府进一步报告说,1996年1月8日至5月1日期间,共有89件涉及纵火或爆破房屋的事件,其中29件已经破案,对26人提出了刑事控诉。国际观察员报告了在从前各区发生的一些纵火事件,包括1996年4月9日晚上在克宁附近帕西茨地方发生的焚烧四座房屋的事件。1996年4月28日在前北区的邓亚克地方,据报道驻扎在库卜利恩斯科难民营附近的克罗地亚宪兵军官纵火焚烧两栋房屋。

9. 在克宁地区不断发生的抢劫和恐吓事件时常被形容为是横行乡里的团伙所为,其中常常包括穿制服的克罗地亚士兵。据说许多攻击都是在晚上发生的。虽然不是所有案件,但对一些案件有人提议说,干这些事的人可能是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波斯尼亚克罗地亚部队所控制的领土越界而来的。确实,受害最重的其中

一个地区是塞族人的附近地区，该镇实际上位于克宁东北方大约50公里的国际边界附近。有一系列攻击塞族人的事件发生在1996年5月13至15日，据报道，当时有4名穿军服的人对当地的塞族居民进行了恐怖骚扰。在其中一次攻击中，他们痛殴两名男人，并用枪口强迫另一人自掘坟墓。据报道，攻击者从该地区的居民偷走了几头家畜。

10. 据报道，1996年4月和5月在克宁郊外的戈卢比奇地区发生几次对当地居民的抢掠和恐吓事件。虽然已经把一些犯案者的姓名及其车牌号码告诉了警察，但据报没有人被逮捕。据国际观察员的报告，1996年4月和5月在前南区的斯特尔米加、帕德内、基斯坦耶、比斯库卜耶和普拉夫诺山谷等地方发生了许多其他的抢掠事件，常常还包括打人在内。另外，据报在该地区的三座希腊正教的塞族历史古迹教堂发生了抢掠和破坏事件，这三所教堂的年代均为十四世纪。根据国际观察员的报告，目前发生的这种暴力行为已经使得许多当地居民晚上惊恐不安。

11. 在前北区内，暴力行为也继续发生，不过比前南区发生次数少。1996年4月20日，据报道在沃伊尼奇附近的贾格罗瓦茨村内，两名克罗地亚士兵猛烈殴打一名塞尔维亚男人，把他的耳朵割掉一块，并抢走了他的马。1996年5月10日，在拉伊奇比尔多村庄遭殴打后被抢走两百多德国马克的一名男人指出攻击他的人是当地的警察官员，但据报没人被逮捕。最近几个月来已注意到该区发生的抢掠行为有所减少，国际观察员认为部分原因是该地已经剩下没有多少可搬动的财产。

12. 根据政府的报告，1996年1月2日至5月1日期间，在前各区内共有845件重大盗窃案件，其中462件已经破案，有488人被提出刑事控告。该报告还记录了17件抢劫案，有21名嫌犯被提出控告。

13. 根据外国观察员和当地居民的说法，导致该地区无法无天继续不已的主要原因是该地区没有足够的专业警察以及克罗地亚当局不愿意对侵犯人权的人采取坚定的阻止行动。有几个地区的警察首长向国际观察员评论说，他们配备的警察官员太少，不够有效地维持治安。在格拉查茨和科雷尼查，当地警察官员表示关切说，他

们区内的一些警察已被抽调到沿海地区,以应付旅游季节。国际观察员还报告说,在若干情况下,警察官员本身参与了罪行,而在其他情况下,则有克罗地亚军的成员犯案。克罗地亚民警要么不愿意、要么不敢履行其警察职务。在许多案件中,攻击者的身份、车牌号码及其他事实均已经报告给警察,但没有产生有效的警察行动。观察员们指出,由于缺乏法官及其他人员,使得地方司法体系没有效率,加重了目前治安不佳情况。

B. 调查和起诉对塞尔维亚人民所犯罪行

14. 安全理事会在1996年2月23日的主席声明中指出,安理会期望克罗地亚政府大力起诉涉嫌过去对当地塞裔少数民族干出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侵害人权行为的人。我前几份报告说明了去年夏季军事行动之后对当地塞尔维亚人犯下的大规模罪行,包括估计发生的150宗杀人案件、5 000件纵火案件和数以千计的抢劫案件。¹

15. 政府的报告提供了“目前正在对‘暴风雨行动’²后犯下罪行勾当的人进行刑事诉讼”的资料。报告指出,目前已经开始或已经完成对621人的调查工作,同时已经开始对1 997人提出法律诉讼,而且“已经对231人作出最后判决”。政府并没有提供关于这些刑事诉讼的判决资料。政府报告也没有指出它所说的正在对之进行调查和提出诉讼的人是否是去年夏季军事行动后涉嫌对塞尔维亚人犯下罪行的克罗地亚人,还是被控以以前塞族政权的名义进行活动的塞尔维亚人。举例来说,报告中指出的已经获得最后宣判的231人中,有41人的最后判决是从事武装叛乱或进行颠覆和恐怖主义活动。这些罪名通常都是克罗地亚当局控诉塞尔维亚人的罪名。因此,对于政府提供的数字是否针对安全理事会在其1996年2月23日主席声明中提出的具体问题,即起诉涉嫌过去对当地塞裔少数民族干出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侵害人权行为的人,并不明确。

16. 尤其是关于杀人案件,我在上一份报告(S/1996/109,第11段)中指出,克罗地亚政府报告,共有25人遭到司法当局起诉,涉嫌介入军事行动之后几个星期内发生

的31宗杀人案件中。最近的一份政府报告所载的资料指出,有22人涉嫌杀人的案件目前正处于调查阶段,同时目前正在对30人提出法律诉讼。政府指出,至今已对一人作出最后判决。

17. 国际观察员的报告指出,备受瞩目的瓦里沃德案和戈斯奇案都正在审讯。我在前一份报告中曾提到这两宗分别涉及杀害九名和七名大半是塞尔维亚老人的案件。克罗地亚法庭为裁决这些行为的责任而作的努力普遍获得好评。然而,观察员注意到,法庭显然对警察和检方所进行调查的不足之处感到苦恼。关于另一宗案件,即1995年8月在鲁德尔杀害一名塞尔维亚老妇的案件,1996年2月进行的审判使身为克罗地亚军士兵的一名被告获得无罪释放。他的证词获得目击此一案件的克罗地亚战友的确证。他说,他是在这名妇女把手伸入围裙下,使得他们认为她有武器之后,他才用机枪把她射杀的。

18. 政府的报告完全没有提到我在前一份报告中讨论的格鲁波里案件(同上,第12段),即1995年8月25日有五名塞尔维亚老人在南区一个小村庄惨遭杀害的案件。据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说,到1996年6月1日,克罗地亚政府尚未对她1996年2月27日的信提出答复。她在信中列出联合国人权行动小组成员于案发当天在该处附近看到的克罗地亚政府车辆的牌照号码。

19. 欧共体监测团审判观察员注意到,有几宗案件的诉讼因为关键人员,包括检察官、证人和甚至被告一再未能出庭而拖延时日。关于欧共体监测团看到的侵犯产权的罪行,没有多少案件得到最后裁决,而依据定罪宣判的判决几乎总是处罚轻微,通常是缓刑一年或一年以下和支付法庭费用。

三、人道主义状况与经济状况

20. 国际观察员和当地观察员的报告内,对在减轻以前各区居民的苦难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情况,一般都持肯定态度。不过,各区的状况随着地方当局的态度而互不相同。克罗地亚政府收到很多国际组织,包括难民专员办事处、红十字国际委员

会、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和其他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人道主义方案的援助；克罗地亚红十字会也在这个领域积极开展活动。留下来的塞族居民的基本生存需求，包括粮食与基本医疗服务在内，一般似乎都由执行中的方案得到满足。举例来说，政府报告指出，“被抛弃的”448人现在正由全国各地种种年老体弱者社会福利机构照料中。

21. 不过，根据国际观察员的评价，在以前各区内开展的复原方案优待克族受益人。在前西区内，据报导有一项特别的政府基金所提供的重建援助几乎完全用于重建克族人拥有的房子。基本的公用事业设施与服务、包括水、电系统以及公共汽车路线的修复，据报导在前南区内主要集中于克族社区，而很多塞族村庄则基本上保留战时状况。

22. 国际观察员又指出在克罗地亚方案中向留下来的塞族发给基本身份证件的工作存在着缺点，而这种证件又是领取社会福利的必要证件。据报导地方上克族官员的态度各镇不同，有些地区、例如科雷尼察的官员，据报在发给证件方面采取不合作态度。克族官员一概拒绝承认以前事实上存在的塞族当局所发出的证件，结果塞族居民为了登记出生、结婚和死亡等事必须经受繁复的行政程序。即使如此，最后的结果往往还取决于地方当局的一时喜怒之念。举例来说，有一些留下来的年老塞人就领不到应享的退休金。政府报告指出，截至1996年5月24日止，以前各区居民已提出申请退休金的共有4 583人，其中“已处理”的有4 053人。“已处理”一词是什么意思，没有人知道。

23. 以前各区所有的居民的经济状况都是艰难的，这是因为区内大半基础设施均已损毁。不过，报告指出，克罗地亚塞人由于就业受到歧视，境况特别艰苦。举例来说，前西区一家政府拥有的木材厂曾登广告有空缺，共约有200个塞人申请，据报没有一人得到录用。在同一区域，虽然公认需要医疗人员，但塞族医生和护士也都无法找到工作。国际监测员报导，克宁有一名塞族工程师被从一个市政府办公室赶了出来，还受到警告说他“永远别想在这里找到事做”。政府报告说，国家就业署已开始

在以前各区重设办事处,截至1996年5月24日止,该区域登记的失业人数共为4 460人。这份报告没有指明这些人当中有多少是克罗地亚塞族人。

24. 据报导,在重估战争开始以来四年的税金方面,塞人也受到歧视。当地塞人报告说,虽然有生活在受战争影响地区内的人免缴税的规定(据称这项规定已适用于克人),但克罗地亚政府仍要求缴纳税金。

四、克罗地亚塞族难民及流离失所者的回返问题

A. 一般情况

25. 在1995年夏季克罗地亚军事行动之后,估计约有200 000名克罗地亚塞人逃往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其他克罗地亚塞族难民目前居住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的斯普斯卡共和国。政府的报告指出,到1996年6月10日为止,只有7 065人在政府核准之后回返克罗地亚。根据国际观察员的报告显示,目前已经实际回返以前各区家园的克罗地亚塞人的人数似乎比这一数字低得多。政府的报告进一步指出,从1995年5月1日以来,共有14 000人向国家流离失所者和难民局提出准许回返的申请,但其他报告显示,单在贝尔格莱德的克罗地亚办事处提出申请的人数就可能远比这个数目高。克罗地亚当局规定的为取得准许回返证件的程序据称依然极为繁琐和困难。

26. 与回返克罗地亚的克罗地亚塞人回返者的人数比较,政府的报告指出,到1996年6月10日为止,已有36 766名克罗地亚境内的流离失所者登记为前各区的回返者,其中绝大部分为克人。该报告进一步指出,约有14 000名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难民目前居住在以前各区废弃的房屋内。造成这种人口大量转移的部分原因是政府公布的《回返者权利法案》的缘故,其中规定从1996年5月31日和1996年6月30日开始,将分别停止西斯拉沃尼亚(前西区)和克拉伊纳区(前北区和南区)内的流离失所者所拥有的流离失所的地位。克族人这种大量迁往以前各区的现象可能由于1996年5月17日议会通过的“对国家特别有利领域”的法案而进一步扩大。这项法案对搬

往这些地区的人提供各种便利,包括税率低和在居住十年之后可能拥有产权。虽然该法案规定平等对待克族人和塞族人,但希望回返的克罗地亚塞人所面临的各种困难似乎会使克族人而非塞族人得到这些措施的主要惠益。

27. 政府在1996年6月10日的报告中提出下列看法:

“逃离克罗地亚而现在希望回返的塞族人如果不是考虑到与他们回返有关的各种安全顾虑,则他们的回归可进行得快得多。秘书长不应忽略人数众多而毫无组织的塞族人回返被解放的地区可能会导致才回归该地的非塞族人的离去,并会促使目前尚未回返解放区的非塞族人不愿回返该地。所有这些人原先都是被造反的塞族人驱离的。克罗地亚共和国政府同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欧安组织)将鼓励推行各种建立信任措施,以利愿意回返的人回归。”

28. 关于塞族人从东斯拉沃尼亚回返西斯拉沃尼亚(前西区)的具体问题,难民专员办事处已拟订一项试办回返项目,其中也包括流离失所的克族人回返目前事实上仍由塞族当局控制的东斯拉沃尼亚境内的各个社区。经过过去两个月的冗长谈判,目前已确定四个村庄最适于回返项目,一个在西斯拉沃尼亚,三个在东斯拉沃尼亚。虽然流离失所者已开始查看这四个社区,但在真正开始回返之前仍有许多工作有待完成,包括大规模地重建被毁坏的房屋和清除地雷。

B. 财产问题

29. 我在上面曾指出,前西区、北区和南区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财产问题。这些区内大部分的财产均属于1995年夏季逃离该区域的克罗地亚塞族人。我在以前的报告中指出,克罗地亚已采取了积极措施,暂缓执行克罗地亚塞族人必须对他们遗弃的房屋提出要求,而否则会失去这些房屋的危险的时间限制。政府于1995年底通过的《关于临时接收和财产管理法》规定了该时限。但是,应该注意的是没有对租用政府所拥有的公寓的人通过暂缓执行时限的决定,因此于去年夏天大批离开的时候遗弃所租用的住宅,而又没有及时要求收回住宅的那些承租人很可能失去要

求收回他们的房屋的权利。

30. 前各区大部分没有占用的财产现在由克罗地亚返回者和难民占用,他们的人数比克罗地亚塞族人返回者的人数多几千人。虽然,在大部分情况下,财产的占用是根据法律程序进行的,即当局分发临时使用被遗弃财产的许可证,但是据说有其他情况是没有得到正式批准的。据报道,有些情况是设法返回他们的住宅的克罗地亚塞族人受到占用这些住宅的人的抵抗。一个已报道的事件是一个好例子,来自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克罗地亚难民获准居住在一个塞族人在前北区沃伊尼克的房屋,在此期间,屋主被扣留了几天,原因是要对他在战争期间的活动进行调查。他被释放后无法收回他的住房,目前住在朋友的家里。另外一个典型的情况是,1996年4月一名克罗地亚塞族人从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返回他在普拉斯基的住房,他发现来自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克族难民占用了他的房屋。据说当地官员建议他搬到另外一个人的房屋里。

31. 还不时收到关于武装克罗地亚人强逼驱赶留下的塞族人的报道。一个例子是,克宁附近拉斯科维奇的一名塞族妇女于1996年5月10日受到侵入她的房屋的4名男子的痛打,以致需要送进医院治疗,这些男子声称他们拥有占用她的房屋的许可证。被召唤到场的克罗地亚警察检查了受害者的身份,但是似乎不敢查问罪犯,他们没有被扣。

32. 克罗地亚当局为了管制以前各区的财产的占用曾几次设法采用设立委员会的办法,但是无效,该情况实质上仍然是不受控制的。一些要求法庭协助他们收回他们的财产的克罗地亚塞族返回者据说遇到一些困难,因为行政手续复杂、当地官员抱敌对的态度以及司法制度中法官人数和资源不足。一些塞族人也遇到困难,因为克罗地亚拒绝承认事实上存在的塞族当局的法律行为。据说在克宁发生的一个情况是,一名寡妇发现克罗地亚政府不认可前政府为她的丈夫—他们房子的合法所有人颁发的死亡证明书,因此她无法继承他的遗产。国际观察员一般报道,政府没有采取有力行动保护克罗地亚塞族人的产权,或对克罗地亚人非法占用财产的情况作出

有力的反应。

33. 政府的报告强调,它当前照顾的流离失所者、返回者和难民共有383 021名,政府在这一方面每月的费用大约为8 800万库纳(约1 700万美元)。其中,133 784名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克罗地亚难民,报告指出,在当前的情况下,这些人大部分无法返回他们的住所。

五、受拘留的塞族人和大赦问题

34. 我上次于1996年2月就此问题提出报告时,由红十字委员会提供的资料表明,共有389人,其中多数为克罗地亚塞族人,因被控参加冲突,仍然被拘留在克罗地亚各的15个拘留中心。1996年5月29日,克罗地亚总统赦免了76名受拘留的塞族人。据称其中64人已决定离开克罗地亚前往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红十字委员会指出,截至1996年6月1日,约有200名塞族受拘留者仍然被监禁在克罗地亚。

35. 在最近几个月中,克罗地亚的军事法庭和民法法庭对一些受拘留的塞族人进行了审判,但国际观察员注意到,诉讼程序似乎过于缓慢。一些案件经过审判后,被告被判有罪,有的被判犯有战争罪,有的罪行较轻。在另一些案件中,受拘留的塞族人已被释放。

36. 迄今为止,克罗地亚政府一直不愿发布广泛的大赦令,以便赦免仍然受拘留的一些人以及参加所谓“塞尔维亚克拉伊纳共和国(塞克共和国)”军队同克罗地亚作战的所有塞族人,包括在前北区和南区的塞族人。然而,1996年5月17日,议会通过了一项大赦法。该法律仅适用于在前东区(东斯拉沃尼亚、巴拉尼亚和西锡尔米恩)为“塞克共和国”作战的塞族人。除了赦免被控犯有战争罪的人以外,该法律允许对许多其他罪行提出起诉,包括克罗地亚刑法规定的“危害克罗地亚安全罪”。政府报告指出,通过这项大赦法的目的之一是协助实施1995年11月12日《基本协定》,以便以和平方式将东斯拉沃尼亚、巴拉尼亚和西锡尔米恩重新并入克罗地亚共和国。

37. 在这方面,应该记得,1996年5月22日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声明(S/PRST/1996/26),安全理事会呼吁克罗地亚政府给予所有自愿或被迫在前联合国保护区内的行政当局、军事或警察部队服务的人大赦,但犯有国际法所定的战争罪者除外。安理会注意到克罗地亚最近通过大赦法是朝此方向跨出一步,但安理会呼吁克罗地亚政府尽快实行全面大赦,并强调这样的措施对于在非军事化和遣散部队的过程中维持公众信任和稳定都十分重要。

六、对留下的塞族居民的法律保护

38. 1995年9月,克罗地亚政府决定暂停适用一项特别宪法法律涉及少数民族、主要是塞族权利的若干条款。虽然安全理事会呼吁克罗地亚政府取消这项决定(S/PRST/1996/8),但这项决定仍然有效。此外,虽然安理会曾要求设立一个临时人权法庭,许多国际观察员也曾提出这样的建议,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于1994年2月也曾提出这样的建议,³ 但在这方面尚未出现任何新的发展。政府的报告指出,应邀同政府合作起草关于临时法庭的法规的欧洲委员会专家已“得出结论认为,设立临时人权法庭所依据的原则不再具有任何事实基础,因为这样一个法庭将有碍于欧洲人权委员会和欧洲人权法庭的管辖”。应该注意到,1996年4月24日,欧洲委员会会议投票赞成接纳克罗地亚为欧洲委员会成员,因此,克罗地亚有义务承认欧洲人权法庭的强制管辖权。然而,1996年5月14日,欧洲委员会部长理事会决定在克罗地亚满足某些条件之前,推迟就接纳克罗地亚事宜作出最后决定。克罗地亚应满足的条件包括改善难民返回的条件、在保护少数民族和新闻自由方面取得进展、并同关于前南斯拉夫问题的国际法庭进行合作。

39. 我在前一份报告中曾指出,克罗地亚还认为,由于克罗地亚1995年批准了《政治及公民权利国际盟约任择议定书》,允许个人请人权事务委员会审理所称其《盟约》规定的权利受侵犯的案件,因此没有必要设立国家人权法庭。政府的报告还列出其为保护和促进人权而采取的其他措施。这些措施包括:

(a) 政府最近同意欧安组织设立一个长期特派团进驻克罗地亚,以监测人权状况;

(b) 政府请难民专员办事处提供人权领域的技术援助,并采纳了高级专员关于设立一个国家人权教育委员会的建议,以拟订供克罗地亚各个学校使用的人权教育方案;

(c) 政府同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委员会的失踪人士问题专家以及欧安组织少数民族问题高级专员进行合作。

政府还指出,它正在同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政府讨论签订一项关于保护少数民族的双边协定。

40. 在克罗地亚设有由国家支助的(按照法律是独立的)人权监察员。政府的报告说明,现已采取措施提高监察员办事处的效率,监察代表的人数已增加到20人(原来为3人),使该办事处在全国各县都有代表,并使所有公民更易于同该办事处联系。然而,国际观察员的报告指出,在该办事处投入运作的三年中,该办事处并没有脱离政府独立行事,而且其作用很小。1996年4月,第一任也是唯一一任人权监察员辞职,因为议会拒绝通过他的年度报告。目前该职位依然空缺。

七、与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合作

41. 国际刑事法庭检察官继续同克罗地亚当局保持联系,并在萨格勒布维持一个联络处。同克罗地亚当局合作进行的调查已经导致发出一些起诉书,而克罗地亚当局继续向检察官办公室提供有用的资料。

42. 国际刑事法庭检察官要求取得在“暴风雨行动”期间截获的文件,该行动是克罗地亚部队在克拉伊纳进行的军事行动,可是他的要求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被接受,而调查员因此被拒绝了一个审查这些资料的机会。克罗地亚同意让检查官审查它的刑事当局调查被指控在这次行动中触犯刑法的克罗地亚人的档案。这项工作将在短期内开始进行,可是一般认为,这些调查针对的是一些相当轻的——~~一些轻罪~~

为,而不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

43. 一名被起诉的高级波斯尼亚克族军官已向国际刑事法庭自首,目前被拘留在海牙待审;1996年6月,另一名被国际刑事法庭起诉的克罗地亚人被克罗地亚当局执行在海牙发出的拘捕令加以逮捕。但是,尽管克罗地亚议会于1996年4月19日以大多数票通过了关于克罗地亚共和国同国际刑事法庭合作的宪法法案,并且尽管国际刑事法庭派出了代表,克罗地亚当局仍然没有执行国际刑事法庭对其他一些知名的被控人士发出的拘捕令。有人知道或者相信这些人目前在克罗地亚当局控制的地区。

44. 克罗地亚最近曾经通知国际刑事法庭,它愿意接受让克罗地亚共和国的监狱监禁那些被判刑的人。

八、其他事项

45. 我在上次报告中曾经提供了在前北区的库葡廷斯科难民营中继续存在的情况的资料,当时该难民营容纳了来自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西北地区的大克拉杜沙的8 000到9 000名穆斯林难民,其中大多数是菲克雷特·阿布迪奇先生的拥护者,这些难民的处境极为艰难。自那时起,克罗地亚政府曾经试图为库葡廷斯科的难民寻求解决办法,但同时又有拒绝其中大部分以难民身份留在克罗地亚的资格。由于继续有报导指出,自大克拉杜沙的库葡廷斯科难民营回返的难民受到人身攻击和恐吓,而大多数出自波斯尼亚安全部队之手,所以情况变得更为复杂。

46. 在一部分难民迁往第三国以及其中一部分返回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以后,到1996年5月时,库葡廷斯科的人数已降低到约4 500人。1996年5月,克罗地亚政府同意将留在库葡廷斯科的人转移到国内其他的难民营中。到6月初,1 000多名难民被移往克罗地亚东部的戈辛奇难民营,这些人预期会再被安置到第三国,而另外有数百人被转移到克罗地亚海岸外的欧布尼安岛上。到1996年6月10日为止,该难民营中仍然有将近3 000人。虽然其中有一部分可能会自愿回归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可

是,他们中间许多是支持阿布迪奇的“死硬派”的事实说明大多数将不肯这么做,所以该难民营的情况仍然非常困难。

九、结 论

47. 事情很明显,到目前为止政府为克罗地亚前各区居民所提供的安全措施仍然不足。普遍存在的漫无法纪的状况,特别是在克宁附近的地区,明白显示必须采取更多的措施,特别是必须加强专业警察的力量。政府迄今未能替原来各区提供合理的安全措施,未能创造一种可以鼓励克罗地亚塞族人回归的有利条件。值得关切的是,在去年夏天的军事行动中,当地的塞族居民曾经是无数椿罪行的受害者,而对这些罪行的调查和起诉却进度缓慢。在回应对克罗地亚塞族人的基本需要方面,前各区的政府办公室的效率仍然偏低,有时甚至采取敌对的态度。重要的事务,如分配财产和给予身份证明,也经常不按常规或不按照法律程序办理。从表面看来,自萨格勒布发出的指示通常也不足以确保法律在前各区能够毫无歧视地执行。

48. 克罗地亚现在已经开始进行一项主要的方案,将流离失所的克罗地亚人送回原来的西区、北区和南区。数以千计的、来自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克罗地亚难民目前也安置在该区。另一方面,对于克罗地亚塞族难民的返回却未有作出坚定的努力。虽然据报导大约有7 000克罗地亚塞人已经被批准返回,可是,比起1995年夏天从前各区逃离的200 000人,或者最近获得政府批准迁入前各区的50 000名克罗地亚难民和流离失所的人口相比,这个数目是相当小的。克罗地亚政府希望看到原来被赶出的克罗地亚人返回他们的家园,这是合理的。但是,迅速地将人口迁入该区,不但是那些被赶走的克罗地亚人,并且还包括来自其他地区的克罗地亚难民,即使有些是暂时性的,也很可能造成克罗地亚塞族人回归时的主要困难,除非政府愿意执行强而有力的政策措施来保护他们的权利。

49. 克罗地亚政府仍然拒绝执行一项广泛赦免原属所谓的“塞尔维亚克拉伊纳共和国”的士兵的决定,这也使数量很大的克罗地亚塞族人难以回归。继续暂停拯

行保护和促进克罗地亚境内少数人权利的特殊宪法规定也造成了类似的后果。政府同国际人权机制保持一般而言属于合作的态度,并且考虑了保护少数人权利的各种倡议,这是值得称道的。但是,这种保护措施无法同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政治谈判联系在一起,因为它们是来自克罗地亚在各项国际法律文书下应当承担的义务。总体而言,缺乏鼓励克罗地亚塞族难民返回他们的家园的具体措施,这显示,对于相当数量的塞族人口居住在克罗地亚共和国的领土内的局面,仍然存在着敌意。

¹ 关于所犯罪行的规模,参看我于1995年12月21日(S/1995/1051)和1996年2月14日(S/1996/109)的两份报告。也参看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提出的下列报告:1995年7月14日(S/1995/575)、1995年11月7日(S/1995/933)和1996年3月14日(E/CN.4/1996/63)。

² “暴风雨行动”是克罗地亚政府为夺回对前北区和南区的控制权而于1995年8月初发动的军事行动的名称。

³ 见E/CN.1994/110。